

一个鸟窝

倪双民

晨曦徐徐拉开帷幕,鸟儿的欢唱唤醒了沉睡的大地,又是一个绚丽多彩的早晨。

质朴勤劳的山民陆续荷锄下田,趁着雨后给庄稼追肥除草。田间不时传来锄头与泥土碰触的嚓嚓声,伴随着地里的谈笑风生,夹杂几声清脆的鸟鸣,合成了美妙的乡间清晨交响曲。

“快来看,这儿有个鸟窝,还有鸟蛋呢!”正在田间锄草的妻子惊喜地呼喊。我放下锄头快步凑上前去,一个鸟窝巧妙地隐藏在地头浓密的杂草枝叶之间。

我俯下身,偏着脑袋,从鸟窝的角度四望,顶端有阔大的栗树叶遮挡,周围有繁密的野草做屏障,早晨的阳光可以从杂草缝隙溜进,黄昏时夕阳会斜斜地窜入。

正在我沉迷于鸟窝的美妙与神奇时,头顶传来了一声急促的鸟鸣。抬头望去,那是一只娇媚的画眉,棕褐色的羽毛光滑如锦,腹部一道浅色白斑,尾羽暗褐,白色的眼圈格外显眼。

“咋办呢?这个鸟窝留下吧!”听到鸟儿的鸣叫,善良的妻子看向我。留着吧,地头的杂草影响庄稼生长,不留吧,鸟儿会失去栖身的家。

更多变化藏在细微平凡的日常中,年轻人已开始“hello,hello”地和外国人做生意,街头不起眼的小店里,居然能做出正宗的手磨冰镇美式咖啡。

景区的东边是宋金街,烟火气与鼓乐、秦腔交缠,身体与精神同时在这里得到滋养;往东南,是万湾的水果采摘园,那里还有远近有名的农家乐集群;

从文学里走出来的村庄,越来越美,越来越富。从文学里走出来的村庄,越来越美,越来越富。

祖母的浆水面

甘霖

人走天南海北,家的味道亘古不变。生于北方,钟情每日一碗面条,胜过鱼虾海鲜。

要吃浆水面,先得窝浆水。每年麦穗泛黄时节,祖母就开始清洗家里的黑瓷老瓮,张罗着窝浆水。

窝浆水其实很简单,但是祖母做的并不简单:首先是发酵浆水的器皿,包括搅动浆水的长竹筷子、面汤和用的芹菜,都不能用一星半点儿食用油。

浆水窝好了,做浆水面便是水到渠成的事,手擀面切成韭叶宽,汤用窝好的鲜浆水,不喜欢酸,可以往浆水里兑些凉开水。

我曾亲在亲戚朋友家吃过浆水面,总感觉没有祖母做的爽口。祖母笑我偏心——自家啥都好。我说真不是偏心,咱家浆水面,绵纯不酸,清香宜人,肯定有啥秘诀。

时光荏苒,我参加工作到外地上班后,吃祖母的浆水面就少了,但每年夏天回家,祖母的浆水面总会成为我的第一美味佳肴。

那一缕独属于夏天的酸绵清爽,在漫长的岁月里香浓如故。如今,祖母早已驾鹤西去,可祖母的浆水面常常在我梦中飘香。



文学里的村庄

吕丽霞

纪实散文

清晨六点,太阳“噌”地翻过牛头岭,把晨曦洒向南山半抱、烟岚笼罩的荷塘。一只蜻蜓扑棱着半透明的翅膀,落到将绽未绽的粉荷的尖尖上。

(一)

来棗花的人都知道,到棗花古镇,必定要游览贾平凹老宅,赏千亩荷塘。

游人有多少?贾平凹老宅那对望着笔架山的门楣,每天被数不清的脚步踏过;东边书房里,其弟贾裁四茶台上的烧水壶一天到晚咕嘟个不停。

棗花,一个普普通通的陕南小镇,几千年来,只是活在被称为诗歌之路的商於古道里,在诗人和被贬官员失意或孤寂的诗文中偶尔闪现,如一缕萤光。

文学血地的滋养,记录家乡是作家的一种本能。《商州初录》《高老庄》《高兴》《秦腔》,紧随着作家的笔触,棗花不再是中国地图上放大无数倍才能看到的一个地理名称,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,一段段爱恨纠缠的故事。

那几年,棗花像秋天里发黄干枯的鸟

巢,一点点被掏空了。人们就像一只只雏鸟,展翅飞向了外面的天际。一年到头,在春节这段全民狂欢的日子,带回来或薄或厚的钞票,带回来了低腰牛仔、黄头发、彩电、音响和城市的BP机、喝酒、吹牛、侃大山,打架斗殴,歇斯底里。

(二)

时光拥有一双魔术之手,沧海桑田,棗花瞬间变了模样。二十一世纪的第十四个年头,丹凤县在贾平凹老宅及周边村子建起了棗花古镇景区。

这个过了大半辈子穷苦日子的老农民,喂过猪,当过厨师,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卖过煤,收过破烂。如今老了,借着发小贾平凹的那本《高兴》出了名,上了电视,见了省市领导和各路文化名人,口齿伶俐,机智幽默,说起话来一点儿也不怯场。

清风街修旧如旧,黄泥巴墙,青瓦屋顶,高高的屋脊,街道青石条铺就,隔一段就堆着个大水瓮,瓮中睡莲慵懒地卧着。

厚重的木板打开,是一家一家五花八门的小店。店主大多是去而复返的老住户,憨厚、热情。周家谷酿居于其中,店主周存良每天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和南来北往的游客聊天,请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品自家酿的苞谷酒。

(三)

清风街的背后,便是千亩荷塘。时值九月,那灿若星汉、一池诗意的荷花隐去,只剩下背阴处零星的几朵,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,端庄大方地担任迎接宾客、配合拍照的重任。

七十多岁的周群娃在自家后院晾晒辣椒,用的是闪着银光的新芦苇席,席上一片红艳艳,她自己却在那棵大柳树下的躺椅上迷糊了。

雨中浅山行

李勤安

雨前还平静的河沟有了响动,只是伸出的树枝交错成一个天然的屏障,把河道盖得严严实实,可以想象水流在石头缝隙间左冲右突的样子。

雨前还平静的河沟有了响动,只是伸出的树枝交错成一个天然的屏障,把河道盖得严严实实,可以想象水流在石头缝隙间左冲右突的样子。

蒙蒙细雨,不仅洗刷着树木上的灰尘,同样洗刷着蒙尘的心灵,自然是脚步越走越轻。说笑中有雨水飘进嘴里,无根之水竟然甜丝丝的,没有初下时浓浓的土腥味儿。

山中遇雨,观赏不一样的风景是大机缘,比起往日之行收获更多。风的作用,雨滴乱箭横飞,扑打着脸面,加之高处不胜寒,遂依依不舍走向来时路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616期)
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题图摄影 杨鑫